

# 她用文字塗抹著詩歌， 詩歌終於成了她的模樣

淳子

(接上期)她眼光一閃，皮膚下淡淡的血管，泛起暈暈的粉色。

她道：“淳子姐，我有愛情了。”如此直白，我一時不知所措。我矜持著，惜問。

但那一刻，我分明是讀到了一本屬於她的《查特萊夫人和他的情人》。

她應諾，她會寫一本小說。愛情太浩大了，她的詩句已經裝不下了。

於是，詩的走勢便不再由她控制，潮汐消退了，文字隱去，潮水浸漫過的地方，開出花來；而她，只消等著下一次的潮起，下一次的衝動。

“布達拉宮的階梯上/彼此望了一眼/失神的剎那/白茫茫的世界/原來你在這裡”

“幾世的輪回/是為了此時遇見你”

於是，我，也看見了古老雪山上，走來的修行人，看見了詩人甜蜜而痛楚的眼淚。

2023年2月，悉尼EASTWOOD圖書館，我和導演張華潔品讀《十八個瞬間》。

張華潔說，“我不敢看你，怕把持不住”——我們兩個都被打動，內心最隱秘最綿軟的空間，佈滿她的詩句；紅塵滾滾，不經意間，靈魂的發梢又開始凌亂……他們沒有在最美麗的時刻相遇，但他們的腳下落紅無數……

## 六

2023年，情人節的甜點。

書店裡，看見英文版《簡愛》，灑金燙銀，煞是精緻，買了送給映霞做情人節禮物。

我們在一起，除了不厭其精的美食外，文學話題往往成為我們的甜點。

她摩挲著書封道：“淳子姐，我更願意你送我一本《呼嘯山莊》。”

《呼嘯山莊》中，男女主人公，用彼此的恨延續彼此的愛，用彼此的怨尤維持彼此的思念……一段淒厲、陰暗、無法獲得寬恕的人生。

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映霞的詩，需要生命的重量來衡量。

這才是人間值得。

漸漸，映霞的詩裡，有了波德萊爾，一種詩意散文的格局，情緒、夢幻和意識的無規律跳動。映霞覺悟道：憂愁只有在歌吟中才會冰釋；痛苦只有轉化為更高境界的救贖才具有意義；波德萊爾《巴黎的憂郁》比起卡夫卡的憂郁，更有一股潛在的力量。於是，映霞的第三本詩集《我只想透過你的愛來看世界》，有了不一樣

的底色——

“如果命運是一條孤獨的河流/誰會是我的擺渡人/如果生命終將化為塵埃/我將會/和誰共在天涯。”

“何懼命運/和寒風一樣悲愴/何怕生命/伴著雪花一起漂泊/透過白霜的翠藍/那是活著的全部意義——真正的愛過/便是永遠”。

一部在塵埃中開出花來的詩集，成為眾多詩歌沙龍的首選。

## 七

斐濟，無盡海域中的孤島。

我在海邊茅屋裡看小說《巴黎的妻子》，映霞在手機上寫詩。

黃昏，我們一起去踏浪。

歸來，晚霞浸染了青衫。

月已沒，七星落，夜半醒來，映霞的一隅還亮著燈光。

她在寫詩。她總在寫。她擔心天一亮，那個叫做“靈感”的小魔法師就消失了。

於是，早餐桌上，我們讀到了這樣的詩句：

“在晨曦最早升起的地方/世界像個處子緩緩張開眼睛/所有面向黎明的/都在重新誕生——荒涼的海草/烏色的灘塗/風中的椰林/還有羽色深深的群鳥/隱藏了大海千年秘密的貝殼/也在迎接宇宙第一縷光明/哦，我的朋友，向晨曦致敬吧！”

因為詩，小島上的每一個清晨，具有了儀式——向光明致敬。

“神秘的斯芬克斯/把我放在了她的籠中/我像驕傲的涅槃/不哭也不笑/沒有滅亡/只有靈魂的歌唱/直抵天際。”

《巴黎的妻子》還未讀完，映霞的第四本詩集《榮枯的鄉戀》卻已付梓。我在新詩集裡讀出了德語詩人保羅·策蘭的味道——隱喻、典故、

夢境以及各種紛呈的意象——如果詩歌是戰車，她已然成為驍騎。於映霞而言，若放棄寫作，她將無處安置她的肉身；比起啜飲香檳、陽光海灘，她更願意用她的文學回應生活、消滅俗世帶給個體生命的負重。

不負光陰，不負自己；不負被愛，不負所愛；時間太瘦，指縫太寬，不知覺間，半生已過。映霞如行星，在固定的或者說既定的軌道上運行，擁有自身的法則和路徑。

大約，她是這樣的一個存在吧——用文字一遍一遍塗抹著詩歌；詩歌終於成了她的模樣。

# 澳華新文苑

第1192期(A)

## 夜半十二點 雨霽

不能多一點。也不能少一點。

少一點——黑得似還不透。膽兒也沒肥夠。夜幕的拉鏈還沒拉緊私處。密室晃動的酒杯裡，陰謀尚未出浴成為陽謀。理想也差點火候，革命的血污尚未舔上刀鋒再等等。等酒過三巡忠誠外焦裡嫩，被絕對煎熟總遲到的正義，也不再害羞。普信男越發自信起事或上位，抹上初心的紅袖；白道或黑道

協力把江山綁票。人民作為它的昵稱，在胯下等待接生

多一點——似推遲了半夜雞叫。但不影響天亮提前，勞苦提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提前，大飢荒讓觀音土脹斃提前。扒皮同志踐行了大躍進的核心價值觀：多一點快一點早一點早死早投胎。為此不惜親自策劃親自指揮親自領唱雞類命運共同體，還親自

打嗝兒，親自活著，十八大後也不收手，和收喉復興春夢因此拉滿了弓，射不射都高潮洶湧讓這個點兒除了做夢，還適合回睜，念舊，頂風作秀順便倒車。傻子老子白痴港都惹大瓜娃子包子二杆子……不作不死的統稱——十三點。

這個點兒在夜半，退回一點兒就是昨宿。

## 照亮世界的一朵雪花——寫給被精神病的李宜雪

桑梓

一朵天外飄來的雪花潔白輕盈耀眼如穿透烏雲的亮光照亮西來物種的大地

耶穌說光是愛光是溫暖是真理在黑暗裡光是匕首是芒刺在鬼魅魍魎的大地光背負罪名

勇敢孤獨向死的雪花視死如歸奔向漆黑的大地以微弱溶化謊言的鋼牙以美麗治癒生病的大地

你柔弱你堅韌你是不滅你是閃耀在波粒二重性神的觀測者空間你的光正在治癒患了精神病的大地

## 自嘲 方浪舟

小時候我打算成為詩人家父與鄰居都為我捏一把汗好同學也說弄文惹禍沒人看好一位詩人除了那位教我的中文老師!

結婚生子之後我繼續寫詩有一天妻子戳指我的脊背詛咒：撕掉那些詩書你還要寫什麼詩?! 年幼長子為了替他母親出口惡氣在我那排滿詩書的書櫃裡

撒了一大泡尿……

之後在我的博客空間裡我繼續寫詩三天兩頭留有詩句的日誌空間莫明其妙被屏開刪除覺得狼狽又委屈寫詩難道如同做賊?!

在眾人集會上偶而遇見新朋友新朋友問我做哪一行?我說：寫詩!

朋友們哈哈大笑：你是詩人!!!  
屢遭不爽之事以後我不再說自己是詩人但繼續寫詩偶而尷尬想起文人梁實秋先生一篇散文，那篇散文調侃詩人像是間諜……  
如今我的頭髮白了眼睛也昏花了不會寫詩的文人開始指責我的詩不像詩!感到做詩人真難似乎被柏拉圖趕出他的“共和國”越來越不敢寫詩了

## 新州華文作協成功舉辦新年聯歡活動

延續聖誕的歡樂，接力元旦的喜慶，新州華文作協迎來了一年一度的新年聯歡。2025年1月5日，新州華文作協假座Rhodes的Homeland Center舉辦新年聯歡派對，作協成員歡聚一堂，交流文學，朗誦詩歌，載歌載舞，抽獎撞運，品嚐美食。

新州華文作協，全稱：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華文作家協會，創立於1995年，今年恰好是協會成立30周年。新州華文作協聚集著一大批活躍於澳洲華文壇的實力派作家，會員發表作品、

出版書籍和獲得文學獎項眾多，系澳洲華文壇卓有實力和影響力的文學社團。

現任會長陸文濤在活動開始發言，祝賀在2024年獲得各類獎項的和出版諸多新書的會員們。並向協會理事會的辛勤工作和會刊《南極光》編委會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謝！期盼在新的一年，望各方作家、朋友和同仁，繼續關心支持新州華文作協，為協會再上一層樓，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隨後會員的文藝表演由梁軍副會長、千波

理事主持。無論是趙旭的獨唱，徐希崑、賈虹、一塵、莫夢、王大鵬的詩歌朗誦，還是夏兒的民族舞，喬一、曾凡、千波的熱舞，都給大家帶來了歡聲笑語。何玉琴的太極表演、張勁帆的小提琴演奏、張小河的京劇演唱、安紅和扈麗萍的即興越劇表演、Adam的鋼琴演奏，都體現了作協人才濟濟，多才多藝。最後在趙旭的帶領下，眾人手拉手，轉圈圈，跳起了鍋莊舞，把聯歡會推向高潮。

出席活動的本屆理事會成員有陸文濤、梁軍、張勁帆、山林、米娜、何玉琴、千波、施國英，特邀嘉賓澳華文學網主編譚毅、畫家張仲衡，會員和親友共計八十餘人，場面熱鬧歡快。

新州華文作協新年聯歡活動的成功舉辦，留給大家的是戀戀不舍，互道珍重，期待再次相聚。  
(執筆錢水根)



新州華文作協新年聯歡活動後合照

## 被囚禁的篇章——酒井詩緣紀念詩人塵埃篇章花絮

潔然

你非要我以褪去迷蒙的形象出現，讓人揣測臆想。你非要我變成斑駁凋零的模樣呈現，讓人匪夷所思。否則，我便不被允許。

詩人隱喻詩人為《受辱者》，必須審視歌喉，自宮思想。詩人在《最後的詩六首》，寫下了六月裡的大雪。篇章第一版被囚禁。

詩人疾書《一位有良知和勇氣的詩人》。詩人筆下《一縷清風》飛過了那道城牆。詩人在《啟迪同行的詩》的字裡行間，描述了一個大寫詩人的努力。篇章第二版被囚禁。

詩人和詩人交集於兩個人的同題詩，《我不敢直視你不眠的眼神》。

詩人《無言》中奮筆那三十五年，風也無語翹蒼天。篇章第三版被囚禁。

我別無選擇，即便變得褪去、迷蒙、斑駁、凋零，我依然選擇我要做的，哪怕是留白無語，也不願意抹去原有的一席之地。除非，我被囚禁。

(注：酒井詩緣五位作者八篇詩文先後被封，以致此主題美篇三次被封，所以不得不重複做四次。)

新州華文作協新年聯歡活動後合照